

沙尚之编

记陈洁方

我不怕戴帽子、飘裤子、打棍子。

只要求有答辩权。

我不是搞气象学的，不知道什么

风向！

对于理论是非，（我）基本上是离

开了“我”字来争论的。

孙冶方

记徐浩方

记
徐
浩
方

清
周
玉
元
记





孙诒方（1908—1983）



1920年孙治方留学莫斯科，1950年重游时摄



1930年孙治方与洪克平在上海结为伉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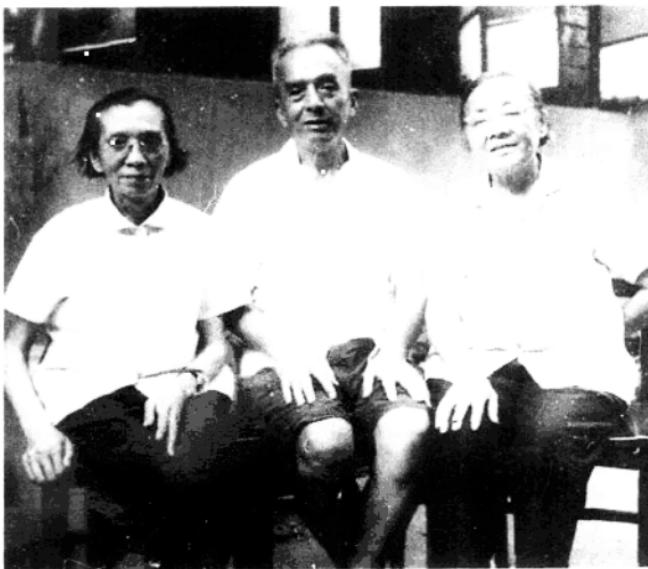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与孙治方共同战斗在上海“孤岛”的沙文汉、陈修良夫妇



1950年代初的孙治方和洪克平



1960年代的孙治方



1976年8月孙治方、洪克平与陈修良劫后重逢于上海



工作时的孙治方



1977年1月孙治方在上海淮海路上纪念周恩来画像前摄



1981年夏在北京参加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历史的讨论会。左起：陈修良、孙冶方、张崇文、陈一诚（以上四位为原中山大学同学）及尹蒙（陈一诚夫人）



1998年10月14日洪克平到上海华东医院探望病中的陈修良



1998年10月，洪克平与沙尚之摄于上海衡山宾馆

编辑说明

著名的经济学家、革命家孙冶方同志于 1983 年 2 月逝世后，我的母亲陈修良怀着沉痛的心情，为纪念老战友于 1984 年初写出了《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这篇长文，同年 11 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

孙冶方同志从 1923 年投身革命到 1983 年逝世，度过了整整六十年的革命生涯，在曲折艰难的漫长岁月里，他与陈修良的真诚友谊自 1927 年起保持了五十六年。能够维系这种友谊的基础，是他们有实现中国富强与人民民主的共同理想，以及探索真理绝不媚俗的共同品格。

1998 年 11 月我的母亲逝世，留下了几百万字的文章和资料，其中有不少涉及孙冶方同志的事迹。1999 年，由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姜沛南同志在共同编辑出版五十万字的《陈修良文集》时，因考虑到篇幅的限制，将母亲所写的另外一篇幅较短的《怀念战友孙冶方》收入了《陈修良文集》。事后，与孙冶方和陈修良都相熟相知的王元化同志向我提出来：“陈大姐的《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一书很好，没有编进文集很可惜”，并建议在补充有关内容之后单独出版。王元化同志亲自撰写了文章并指导本书出版的工作，这就是本书重编再版的起因。当然，这也是母亲生前的一个愿望，她在 1985 年和 1997 年给孙冶方夫人洪克平同志的信中都谈到希望扩大出版此书以教育后人。

这次重版，在王老的指导下增加了不少内容：有孙冶方同志自“文革”劫后余生至逝世的最后六年中给陈修良的信；陈修良

在 1978 年至 1997 年间给孙冶方和洪克平以及孙冶方给干女儿李昭一家的信。这些信件首次公开的发表,有助于我们了解在中国社会历史大变革这个阶段中,本书主人公的许多观点和对历史事件的思索。

本次再版还增加了对孙冶方夫妇与我全家长期情谊的回忆;有《顾准全传》的作者高建国撰写的孙冶方与思想家顾准之间的忠诚友谊;有无锡玉祁参加孙冶方纪念馆筹建工作的沈树正以故乡人真挚感情,为读者阐述了孙冶方的生平和理论观点。这些文章有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更加深入、全面地了解老一代革命家的生活、思想与品格。

为了帮助读者更好把握在《孙冶方同志六十年革命生涯》一文的内容中所涉及的时代背景,将孙冶方和陈修良的一部分相关文章也编入本书,便于读者了解许多几乎被遗忘掉的历史和主人公的思想脉络。

编者希望通过这本书的出版,能够唤起人们永远记住以孙冶方同志所代表的我国一大批知识分子革命家,他们是探索真理的先行者,曾以自己的理想、智慧、意志,前赴后继、艰苦卓绝地为人民民主和国家富强付出过巨大代价,燃尽了自己的生命为后人揭示出宝贵的历史经验。在建党八十周年的今天,重温这部历史和由这些先辈所积累的精神财富,对于身处 21 世纪,需要继续探索真理,以求得社会、政治、经济进步的中国人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本书出版的准备工作中,编者得到在北京的孙冶方夫人洪克平同志和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李昭同志的积极协助,多次寄来宝贵的照片和诸多资料,以及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高国平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深切感谢。

沙尚之 2001 年 7 月于上海

目 录

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陈修良(1)
谈孙冶方	
——《陈修良文集》序	王元化(96)
孙冶方在我党六个革命历史阶段的身心倾注	沈树正(105)
孙冶方伯伯与我家的终生情谊	沙尚之(136)
贵相知心	
——孙冶方与顾准的友谊	高建国(154)
孙冶方大事记	陈修良(189)
孙冶方给陈修良的信(1977—1982) (206)	
陈修良给孙冶方和洪克平的信(1978—1997)	(227)
孙冶方给李昭家庭的信(1976—1981)	(240)
莫斯科中山大学里的斗争	
陈修良(246)	
关于中共旅莫支部	孙冶方(267)
抗战初期上海文委的一些情况	孙冶方(271)
给刘少奇同志的信	孙冶方(274)
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学习	
——重读刘少奇《答宋亮同志》	孙冶方(275)
给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报告	
孙冶方(283)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一个被“四人帮”搞混乱了的政治经济学	
概念	孙治方(298)
也评《天云山传奇》	孙治方(308)

孙冶方革命生涯六十年

陈修良

前　　言

孙冶方同志是一个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杰出的经济学家、模范共产党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研究他的生平，不仅是为了怀念，而是希望通过一个革命者的生平，看到中国革命历史的曲折性、复杂性、艰苦性。我们党有这样的一个好党员，这是党的光荣，中国劳动人民的光荣。我是和他长期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之一，遵照他的遗嘱：不要用眼泪与花圈去悼念他；但为了使他的为党的事业战斗了一生的模范事迹，成为广大人民学习的榜样，使他的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卓有成效的经济学理论，能在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把他的生平事迹和主要的经济学理论观点撰写出来，这不仅是革命现实的客观需要，也是我这个老战友的不可旁贷的责任。

孙冶方同志 1923 年初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即 S.Y.），1924 年初转党，1983 年 2 月 22 日逝世，他为革命事业整整奋斗了六十年。这是道路上满布荆棘，坎坷而又曲折的六十年。其间他不仅受到敌人的残酷迫害，还受到来自自己阵营中暗藏的阴谋分子的中伤，但他始终坚信革命的真理，坚信党的事业必然会在在中国取得胜利，因此他不顾个人安危，顶住了形形色色的逆风狂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了巨大的贡献。

治方同志的六十年战斗生涯,不只是坎坷曲折的,同时还具有着革命的悲欢离合的传奇色彩,还是让我来从头说起吧。

(一) 第一任无锡党支部书记

孙治方同志是江苏无锡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1923年他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时,还只有十六岁,在无锡埃实学堂读书(旧制高小,等于初中程度)。他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治方同志原名薛萼果,孙治方是他的笔名,又名孙勉之、宋亮。原籍无锡县玉祁镇。他生于1908年农历九月三十日。他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兼小地主,家里虽有四十亩圩田,但三年倒有两年荒,收入不足以糊口。因此,孙治方同志还是依靠亲友的资助才进了中学,由此可见其家境的贫寒。他的父亲曾先后做过药店的学徒,有钱人家的账房先生,纱厂小职员等,每月工资只有十余元,一直工作到六十五岁,还清了债务,才辞职回家养老。这样的家庭经济,属于不稳定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他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在家做摊贩。二哥是小学的体操教师出身,后来成为无锡大资本家荣宗敬家的纱厂总管,赚了大钱,也成了小工业资本家,还在政界里有一定地位,属于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派,抗战时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任过参议员。三哥是上海先施公司的小职员,第一次大革命时因领导罢工被辞退,在家开石灰窑,家境不佳,同情革命。1920年治方同志考入无锡市第一高小(即埃实学堂),现在的连元街小学,即是他的母校旧址。他在童年时爱好音乐、戏剧。1924年4月6日的《无锡报》刊载过一则该校举行游艺会的消息,当时他主演了新剧《炊黍梦》。他还喜欢看中国旧小说,但五四运动唤醒了青年一代,使他产生了爱国思想。加上由于家庭经济的困苦,又使他对

旧社会的压迫,发生了强烈的直觉的反感,萌发了一种模糊的劫富济贫的侠义思想,但还说不上有什么阶级意识。

1922年秋天,他正在高小读书,来了一个新的代课教师张效良(志和)。他是个共产党员,宜兴人。原来在新加坡教书,因参加反帝运动,被英帝国主义分子逮捕,后来又被驱逐出境,不得已回到无锡教书。

这位张老师对冶方同志走向革命的道路起着重要的作用。原来的冶方同志虽然也不满现状,但却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它,还只停留在桃花源式的大同世界的幻想中,这在当时的青年中是相当普遍的情况。由于张效良老师的启发和教导,冶方同志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当时正值江浙军阀混战,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因而普遍要求南北统一,停止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反对独裁。这使冶方同志感到非改革中国的腐败政治制度不可。“二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军阀吴佩孚屠杀工人的行动,更激起了冶方同志对军阀统治的仇恨。此外,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使生长于民族工业的重地——无锡的冶方同志,深感到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除了革命,是没有真正出路的,被压迫的工人阶级要求人身的自由,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也是非走革命的道路不可的。总之,这时的冶方同志受到张效良老师的谆谆教导,已经初步懂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张老师同时又成了冶方同志心目中最崇高的人。后来他听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便立即要求介绍他参加。不久,张老师介绍他人了团。后来张效良因病回宜兴,无锡市的青年团组织失去了领导,工作上难以开展。幸而很快上海地委(领导江苏、浙江等地)派了董亦湘同志去无锡建党。1923年底(或1924年初),地委决定把无锡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全部转党,建立了无锡市第一

个党支部。并且指派治方同志加入了国民党，以便扩大影响，开展工作。这个无锡党史上的第一个支部，当时只有六个共产党员。建立党支部的仪式是在城中公园内多寿亭与九老阁之间的一个草地上举行的，会议由董亦湘主持，会上还散发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与宣言。党员有唐光明，徐萼芳，糜辉等人。这些同志大多是店员、教师、学生。这些人散居乡间，而且都有职业，只有治方同志是学生，就读的学校又居于城的中心，地点适中，与上海地委通讯也有利，因此大家一致推举治方同志为支部书记。他担任支书工作一直到 1925 年 9 月出国时为止，在无锡市第一次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他虽然非常年轻，但他忠诚、勤奋，一面努力工作，一面学习新的知识，到了五卅运动时，他几乎以工作为主，读书为辅，专门做革命工作了。

其间，1924 年 7 月治方同志考入荣宗敬办的公益商业中学（原来称为公益工商中学）。这个学校的旧址，现在是无锡第五中学。他在该校读书一年零二个月，学力约等于旧制中学二年级。党支部成立以后的工作，除去与国民党共同建立了国民党的区分部，实行国共合作，推动全市的国民革命运动之外，在江浙军阀混战时期，治方同志同唐光明、糜辉等三人还在乡间发行过油印的反对内战的小报。

1925 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在南京路上开枪屠杀中国工人与学生，引起全国的反帝浪潮。治方同志领导党、团与国民党组织，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组织了一次援助上海工人的游行示威，参加者有第二师范、县立师范、实业中学、辅仁中学、马可中学以及共青团办的辅西平民学校的学生，还有泰隆工厂工人、五七团、锡社（国民党青年组织）等团体，规模可以说是相当盛大的，一路上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买办资产阶级！”“援助上海罢工工人！”等口号，声势非常浩大。此